演培法師全集．序文

演培法師

卷001

序一

印順

中國佛教自晚唐以來，教宗臺賢，行歸禪淨，爾後學者莫能出其方軌，而羅什、玄奘所傳大小空有之勝義，聞之者勘矣！有清末葉，楊文會居士得《唯識述記》於東瀛；隋唐古疏，後由日本集為《續藏》而問世，於是隋唐盛世之佛學，乃漸呈復興之運。歐陽漸居士成立內學院於南京，專治奘傳唯識學，馳名於時。太虛大師成立佛學院於武昌，重奘什性相，主大乘八宗並行，蓋以隋唐盛世之佛法為理想，融貫性相於臺賢禪淨之統。凡此悉中國佛法振古之學也。然近世佛法，由歐美及日人之研習，實已擴及巴利與梵藏文。由中國佛法言之，則趨於世界佛法，融攝新知之域。故內學院研習唯識，進及西藏所傳安慧唯識，法稱因明，南傳部執。虛大師擬成立世界佛學院，說『新與融貫』；總攝一切佛法，為教之三期三系，理之三級三宗，行之三依三趣，而導歸於「人生佛教」。成立漢藏教理院，傳譯藏文佛典多種。惜乎法為時崩，學人散落，啓其緒而不能見其成也！

演培法師，近代中國法將之一也。初就觀宗講寺，受天臺教觀。次遊閩南、覺津、漢藏諸學院，習奘什性相，兼聞藏傳中觀之學。後抵臺灣，乃習日文而間及日本學者之說。法師長於講說，其受觀宗之影響歟！主持佛學院，遊化諸方，輒多所講說，聞者每為之記。其平生著述，適應時會，以語體為文，實便初學。茲出其三十年之文稿，編為《諦觀全集》以行世。全集分「經釋」、「律釋」、「論釋」、「譯述」、「雜說」，凡二十八冊，七百餘萬言，其寫作講說之盛，可以見矣！泛覽全集之目，法師於善巧化俗外，尤致力於玄奘之譯。《解深密經》、《俱舍論》、《成唯識論》、《異部宗

輪論》等諸大部，並精研而廣釋之（佔全書三分之一），於後之學者，必多所助益。譯《天臺性具思想論》，足以見不忘天臺之學，而譯《小乘佛教思想論》、《大乘佛教思想論》，則為日本近代研究初期之作。法師之學，蓋重於化導；以性相為本，前承天臺而略及近代之學者也！

民國二十九年底，予識法師於四川漢藏教理院。在川、在閩、在港、在臺，先後共住者達二十年，誠平生難得之法友矣！全集成而索序於予，不能卻，乃略敘近代佛學研究之趨向，以見法師所學之所重以應之。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印順序於星洲之靈峰般若講堂

序二

仁俊

演公老和尚示寂整整七週年了，他生前的親依弟子、及跟隨他修學過的學友們，對他的哀思與敬念，日增無已，因此，約集海內外學友們，共同出一追思刊，藉以增強景仰及崇效。他深深襯現在學友們心目中的，有四大特徵，足作策勵：

一 導提學友以信戒為立身之本

發心於佛法中捨家、出家，這是世出世間第一等大事，因為體解、踐持著出世無上大道，則能循此大道，覺自而導他同出穢土，同建（人間）淨土。理會了如此的出家真義與大責，就再也不會輕視自己，不敢（一念）忘卻佛法，每日三摩其頂而提警振奮。演公就是這麼種不折不扣的過來人。本願與今緣都深而足的演公，所以他能親近太虛大師及印順導師，因此，他的器量與心術、品格與德性，存之於內而現之於外的，可謂其來有自；有了如此之自，他一切的一切，才會那樣的平實而切真；從平實切真中，不經意地流露出敞豁而通泰的意象與神光，將得之於虛大師及印順導師處的一切，化為身教與言教，故其給予學友的教量——聖言量與教澤，莫不明準而深遠。最純正最圓淨的佛法，端憑這麼傳授而綿續無盡的。

教授佛法，能令學友將佛法受持得安重堅挺、不逸不倒、能決能立的唯一要著：「信與戒」；教者於淨信中明照妙法，學者於正戒中深練正命，妙

法與正命相應得直覺直行，僧團中則瀰盈著一片道氣。有了這樣的道場，僧伽才有真修為，佛法才有真發揚的清淨基地。最為重視淨信與正戒的演公，凡是他所教過或住持的道場，總是從淨信與正戒中，將妙法與正命配應得緊切明決，做到法與律的融貫均衡。佛法的二大樑礎——淨信與正戒——，道場有了這二大樑礎鞏固撐奠，則永不傾圮，薰陶出來的僧伽，便卓立得能破魔能見佛。

二 激發學友以願智為發心之策

通倡三乘而特重一（大）乘的演公，這是稟承著虛大師及印順導師的一貫宗趣。僧伽從信戒中陶練成（法）器；法，一成為身心之鑑，身心在法光中灼破了世間情見，透脫了自我威脅與惑誘，身心則放得下手腳也展得開，就這樣，對三寶所承荷的，對眾生所許諾的，則怎也不敢推卻，不肯虛誑。佛弟子真能這麼不推卻，不虛誑，世間人才見到佛陀的大雄德威——徹破具我而普濟劇苦者，才知道菩薩的大哲氣概——甘受生死而不為自了者。學佛法也將佛法行得為法為世，法身慧命才有我們的分；我們的法身慧命分分成長不已，我們便成為諸佛菩薩的化身，儘讓人從我們三業上想到、聽到、見到諸佛菩薩的音容謦欬，活佛法與真智願，始能令人領會而感受得的實實，許多人都這麼為佛法攝涵而覺變得直直上進、穩穩下化的。佛教所倡踐的教育旨趣，完全著眼於此。

視僧教育為第一天職的演公，六十餘年——直至示寂前，從未一步離開過僧教育崗位；他對僧教育所灌充的心血與力道，鮮少人能和他相比的。極懃懇地以智願激發學友的他，而自身更於智願中激發得永不休息，臨示寂前還照常端坐為眾說法，真做到了為法忘身的境地。因此，他積集了無量的感召和感動的德與力，所以跟隨他學習的學友們，都從瞻仰中學他的智願，以作為激發自己的猛鞭快策！

三 巧度學友以沉廓為守為之階

學佛的重點：自度度他；自度——超越了相對的二；度他——於不二中救脫出著於二的有情。學佛法而能體悟甚深極甚深的佛法，必須緊握而實踐

這樣的度，才能從的準步驟中而登陞佛法之階。演公教人度人，最重視落實的步驟，撇絕了一切俗泛知見。他一生深入三藏，從三藏中體握著育僧、建僧、度僧的基準，在他的覺察中，肯認著：度人，必須先度僧，因為有了成材、成格、成德的「不受惑」的僧伽，然後才能展開實際的度化大事。他從三藏中深深地覺持著古佛古聖的真髓純質，與古佛古聖相晤得永不間隔，故其所存、所思、所現的一切，莫不樸淳篤堅。加上他與近、現代出家中二位〈津粱〉泰斗——虛大師與印導師——親炙十數年及數（六）十年，對二位泰斗語默動靜中的一切，莫不心領神會得息息相通、事事作鑑，因此，所攝取的明正而恢宏，所修發的深淨而摯渥；從這麼樣的攝修恢摯中，所施設或透露的一切，則必能於善巧中而度僧，所度的僧受到極善巧的度化，也就能真切地度人了。

演公六十多年僧教育的施設與開展，總括地說：巧度學友；他的巧度方針：沉廓。他從二位泰斗處體握著僧教育能起實效、發實力的不二法門：惟有沉廓二字。佛法的精深與廣大，信慧與願悲的難學難行，一般心粗氣浮與求名逐利的癡鈍者，休想獲得佛「法分」的。以故，必須厭離心與菩提心，發得最極痛切與堅挺，始足以從「法分」中體悟得蕭然不著（世間），毅然不捨（苦眾）。能練就這般真功底的，就得沉潛得不受釣誘，從沉潛中操提著佛法命脈（緣起性空），汰絕了我法二執，才會從開開廓廓中探大頭面而揚眉吐氣，安住而明透於此種知行中，談平常則平常得處處平常，談非常則非常得念念（不著）俗常哩！演公從沉廓中這麼陶培學友，學友就這麼有守有為的，的的準準地循次陞入佛法之階，值得我們借鑒和察效喔！

四 諄勸學友以饒益為濟世之別

凡是跟隨演公學習過的學友們，總感到他那為法、為人、為世的行願與精神：與時俱進，與空俱擴，因此，從他修為中體現與兌現的，處處都無私的充塞著這樣的進與擴。所以，與他相處日久了的學友們，都受到他深度感召，高度啓迪，有形無形中為法、為人、為世的行願與精神，也就從修為中與時俱進，與空俱擴得無盡無限，必發必荷，蕩絕了一切欲私，心空手快（淨）得不與自我商量一念，自覺就這麼斥斷了自作；世出世的絕大作為，便

從此開始。出家人真發願學佛法的，首先嚴格地減低經濟欲，提高經論願，從經論願中將經濟迴向一切苦難眾生，這個世界才能減少鬥爭及戰爭。演公對經濟欲淡化極了，因為他完全脫離了私有的經濟欲了。出家人突破私有經濟圖營的圈囿，則能趣向或覺化於解脫心涅槃境中了，高逸風範與平澹道氣中，昭豁與流溢的一切，給世間的影響與印象，真個是新淨得直透肺腑，深鏤心腦而永不磨滅，大攝受與真度化，大抵這麼發端的。

活得、行得如此的大與真，饒益有情而度無極的深觀大行，便從「諸佛行處的無我法」中不落商量，了無顧戀。演公這麼立己而行己、達己，也同樣的這麼諄勸學眾，稱得上末法中的法幢律軌了！

佛曆二五四七年十月二四日午後 仁俊於新州同淨蘭若寫

序三

印海

印順導師門下，早期就有「四哲」之說，這四大弟子分別是：妙欽、演培、續明與仁俊四位法師。其中以演培法師曾受導師長期現代佛法革新理念的薰陶。演公早期接受天臺教育多年，他演講的才能與風度，的確是繼承了天臺本宗的家風，除了天生的聲音宏亮之外，加之對於佛學的造詣，國文學養的深厚，和語句措辭的雋永，演說的內容若是記錄下來，馬上即能夠成為一篇很精闢的文章。

演公之法名為「演培」，實在是一位名符其實，名不虛傳，不愧為天台教下所「培」養出來的「演」講天才法師，每當聽聞他的演說時，從心田中所發出的法音能量，句句即可扣動聽眾的心絃。無論是老參或者初學，只要聽到他演講，就能夠受益不淺，這就是演公天生為一代法將的特色。演公原籍是江蘇揚州人，特有的家鄉語調，正適合當初我們這群在台灣江蘇人的口味，所以我除了親近導師以外，跟隨著演公學法也有很長的時間，因此，所獲法益良多。此外，演公所寫的文章通俗明瞭、文字流暢，層次井然有序，所以讀他的文章亦能夠一目了然，令人容易理解佛法深邃的道理，聽者、讀者皆能三根普被、利鈍全收，普受法味滋潤。

演公的學識淵博，一生寫下了許多著作，可謂是著作等身，內容涵蓋了經、律、論等三藏高深的義理。記得我最初所拜讀的是他的《異部宗輪論語體釋》。此論由世友尊者所著，是一部宏揚部派佛教思想的論書，一般人並不容易理解。但是此難懂的論述，經過演公語體文深入淺出的注解後，就能引人入勝，理解到印度原始佛教、根本佛法的義理，這是僅舉此一例說明而已。由此，即能瞭解到演公對佛法深入淺出的特色！

演公是早於印順導師先到達台灣的，他在台灣獲得虛大師在家弟子李子寬居士的護持，於一九五〇年間在台北善導寺創辦了「台灣佛教講習會」教育台灣年輕的僧侶，當時我也還是旁聽生。演公在主持講習會期間，在他門下也培育了「門下四哲」：修嚴（晴虛）、聖印、通妙（吳老擇）及修和四位台灣青年僧侶後起之俊材，他們四位對近代台灣佛教都作出有很大的貢獻，這是有目共睹，而是演公復興台灣佛教不可否認的史實。

演公的法體一向健壯，說法時精神飽滿、中氣十足，即使不用麥克風，每字、每句都能交代得清楚：聲音宏亮、如獅子吼，而且在每段文中都有其層次，演講時如剝筍般一層層深入解說，令人易解與記憶，這即證明了演公佛學淵博、語思敏捷。

記得一九七四年我曾跟隨著演公從新加坡到達南越宏法，當天晚上他在南越西貢市梅壽傳居士的舍利寺演講「八正道」之演說，從新加坡到越南有五、六個小時的飛航，我們下午才到達。他在當日晚上就開始演講，滔滔不絕演說了三個小時。當時聽眾爆滿，座無虛席，而且都是南越佛教界高層人士，演講之先並未擬稿、準備，此種功夫使令越南佛教徒無不敬佩萬分。

現代佛教也需要如演公一般的弘法健將住世。宏揚佛法固然需要從教育為開始，但是演公的弟子們在寬嚴法師的領導下除了教育與文化工作外，也進行著慈善與醫療的工作，這就是為弟子報師長恩惠最好的途徑。記得過去慈航菩薩曾說過：「拯救佛法的三個救命圈：慈善、文化、教育」。演公在世之時重視文化工作，尤其在僧伽教育更是不遺餘力，今天演公弟子們繼承了師長的遺志，宏揚大乘佛法亦不遺餘力，相信演公在常寂光中，知悉在世

間上還有很多人在廣為宣傳他的佛法綸音，相信他會非常高興的。佛法的高深義理，如果沒有人來旁述、整理、演講和宣揚的話，往後弘揚佛法將會更難的。

時間真快，演公上生將屆十週年了。在此，他的出家弟子台灣的淨珠法師發廣大心，將演公一生中所著四十四冊的大作整理再出版，這就是弟子們對恩師的感恩：以文字般若來宏揚正法、教化眾生。由此表示演公雖然上生了，但是他的法身舍利卻可以永傳人間，使得後世佛弟子們能夠得到佛法的滋長，令演公精神恆存。當然，印刷此套全集是需要相當的人力與財力，我感覺這才是做弟子的一番孝敬之心，此一報答師長恩之心是難能可貴、值得讚嘆的。

淨珠法師曾當面以及信函中，誠懇的要我為演公文集再版寫幾句話，為了對我的親教師表示至誠之敬禮，寫出此一短文，亦可作為推介之贅言罷。

西元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印海寫于美國加州法印寺

自序

演培

我於幼年出家時，沒受過正式教育，只在私塾讀了幾年書。到受具後出外參學時，初在寧波觀宗寺弘法研究社學習天臺教理，次在廈門南普陀閩南佛學院修學一般佛法，後在重慶縉雲山漢藏教理院得聞性空與唯識。先後雖在各佛學院受學，但因未得思想體系的訓練，亦未受到有系統的完整教育，更未在文字方面下過一番工夫，是以，不特對佛法的認識，未能深入其中的堂奧，即對文字的學習，亦未奠下深厚的基礎，不能不說是我修學因緣的不足，亦是自己沒有刻苦自勵的致力於學的結果！

到了二十五歲，奉太虛大師命，去合江法王寺，創辦法王學院，感於自己了解佛法的不多，不想耽誤來學的學子，特回漢藏教理院，恭請印公老人擔任學院最高導師，指導學院一切事宜。教學之餘，復聽導師為我們教職員數人講《中觀論頌》等，並將導師所講的記錄成書。但到這時為止，始終未曾學文，論說自己所了解的佛法，原因就是覺得自己什麼都不行，特別是在

導師的領導下，感到導師的佛學，是那樣的淵深廣博，條理分明，而在佛法教理思想上，又是那樣的發前人所未發，自己連法海的一滴都未沾到，怎敢隨便的亂學塗鴉！

在這期間雖曾學習寫些佛學短文，終因感於不怎麼成熟，從來沒有想到將之發表，到了抗戰勝利，由川回到上海，復奉虛大師命，主持杭州武林佛學院教務，始於課餘之暇，寫些佛學論文，發表於海潮音及其他佛教雜誌。後來違難香江，仍在導師座下學習佛法，並常寫文發表於大醒上人主編之海潮音，同時將在滬為上海佛學院諸生所講所寫尚未完成的《異部宗輪論語體釋》，為之續成，並在香港印行，是為我出版佛教論書註釋的第一次嘗試。不用說，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，亦不值有識學者的一閱，只可說以供初機的參攷而已。

自從學習寫文，迄今三十餘年，或發表於各佛教刊物，或已印單行本以流通，計計字數，雖說已七百餘萬言，但坦白說一句，所寫各種文字，不論經論的註釋，不論一般的論說，既說不上有什麼獨特思想，更說不上有什麼特殊所見，只是老實的就所知寫出，以求人們能看得懂就是。所以嚴格說來，實沒有再為編成全集的必要。但為適應一般初發心者，使能藉此入於佛法，從而如實修學佛法，也就自忘自己譾陋，將歷年已出版或未出版的編集起來，題為「諦觀全集」，設法在臺出版，以期在生命歷程中，留下自己一點心影。

世間不論什麼，以佛法說，都是因緣，全集的出版，自亦有其最極殊勝的因緣，那就是去年（民國六十五年）春，我印公親教上人來星小住，老人看我埋頭在整理《成唯識論講記》，於閒談中，問我寫了多少有關佛法的文字，進而並慈悲的開示說：「可將所寫的經論註釋等，搜集起來將之出版，免得以後麻煩別人，現在自己做得到的，還是由自己來做好」。由於老人這一提示，乃將已未出版甚至還在寫作中的，稍為加以計算一下，不意竟達七百餘萬言，以類相從，分為經釋、律釋、論釋、譯述、雜說五大類，共分為二十八冊。印書因緣，如是如是。

經釋一，包含《十善業道經講記》、《八大人覺經講記》、《妙慧童女經講記》；經釋二，含有《金剛般若經講記》、《般若心經講記》、《金光明經空品講記》；經釋三，是《解深密經語體釋》；經釋四及五，是《維摩詰經講記》；經釋六，計有《普賢行願品講記》、《觀音普門品講記》。總合經釋，約一百四十餘萬言。除《解深密經語體釋》，是自己親筆寫的，其他都是在港、越、星、馬各地弘法說法時，由諸聞法弟子之所記錄的。雖說亦曾經過自己略為整理，但文字必然是不一律的，詳略自亦是不一致的。而且為使聞法大眾皆能有所了解，所以講時不得不講得特別通俗。

律釋只有一冊，就是《梵網經講記》，最初印為上下兩冊，現在將之合為一本。這是應星洲菩提蘭若慧圓師之請，在該蘭若每週共修會上講的。由於時間的相當充裕，整理記錄時也就較為詳盡。雖在南洋佛教發表，但十重戒還未刊完，就應聽眾的請求，印成單行本流通。全文計約三十五萬言。關於戒的方面，理應多寫一點，因為在外弘法，講戒是有很多不方便的，甚至有人聽到說戒反而不敢來聽，所以像止惡的律儀戒，只能在講七眾所通行的三聚淨戒時略為提到，不能特別的多為說明。五乘之基的戒學，未能多為論說，原因就在於此。

論釋一至論釋三，是《俱舍論頌講記》；論釋四，含有《異部宗輪論語體釋》、《勸發菩提心文講記》；論釋五，內有《唯識二十頌講記》、《八識規矩頌講記》；論釋六，是《入中論頌講記》；論釋七至論釋十一共五冊，是《成唯識論講記》。此中所有論釋，除《宗輪論語體釋》，是親自所寫，其他皆由僧俗弟子之所記錄。不過特別要說明的，就是這些論典，有在佛學院為學生講的，有在外弘化為大眾講的，更有為少數人講的，其淺深當然亦不一致，但大體上還是有其一貫性。總合各個論釋，共二百七十餘萬言。其中《成唯識論講記》，是最近三年講說記錄而成，僅在《菩提樹》發表了極少部份。

譯述一，是《大乘佛教思想論》；譯述二，是《小乘佛教思想論》；譯述三，包含《心經十二講》、《天臺性具思想論》、〈瑜伽師地論解題〉、〈攝大乘論解題〉、〈阿利安文化與佛教成立〉。總計約八十餘萬言。這是

我初到臺灣時，主持臺灣佛教講習會教務之餘，學習日文所試譯的，錯誤當然在所不免。我譯大小乘思想論的動機，是因當時感於中國佛學者，對印度佛教思想的演進不大重視，所以特地譯出貢獻給我國佛法者。至於《天臺性具思想論》的翻譯，因我最初學法時，就是學的天臺，雖說後來沒有在這方面深入，但為表示我對天臺學的尊重，所以特別譯出此性具思想論。

雜說一，包含《佛教的緣起觀》、《法相唯識及其思想演變》；雜說二，計有《金剛經概要》、《八關齋戒十講》、《印度部派佛教思想觀》、《人間佛陀》；雜說三，內有《南天遊化》，談談泰越佛教及弘化經過，〈泰國佛教的巡禮〉、〈泰國佛教的簡史〉、〈泰國佛教的實況〉。雜說三中所有的文字，是我第一次出國弘化的一些報導，對泰國佛教特別多所介紹，因據一般說來，南方國家佛教，雖說皆是奉行小乘，但以泰國佛教為最純，所以特想借重他國佛教的發展，看看自己國內的佛教，有些什麼應興應革的，以期國內佛教亦能日益開展起來，如泰國佛教那樣的純潔！

雜說四，是《法雨徧施集》，顯示此中所收的文字，是在星、馬、越、菲以及美國各地所有的講稿，不是限定在某一地講的；雜說五，是《獅城演說集》，那是專收在新加坡各佛教道場的講稿，其中最多的，當然是在般若講堂每個夏曆月之初一金剛法會，為眾所有的開示。關於這一部份，曾以般若講堂開示錄的名稱出過單行本。雜說六，是《慶悼雜說集》，顯示此中所收的文字，有慶祝佛誕的，有慶祝佛學院畢業的，有慶祝學校週年紀念的，有慶祝道場落成的，有悼念已故大師及諸師友的，有一般性的論文等。因字數太多，分為上下冊。總計雜說類，約一百四十餘萬言。

如上所舉，雖說都是有關佛法的，但因我的佛法認識極淺，加上沒有文學的修養，復又沒有寫作的技巧，自認是不怎麼理想的，在有高度思想和優美文字的學者看來，必然不會有所滿意，甚至認為是多餘的，白白浪費大好時光，根本沒有出版價值。我自己所以認為不理想，因集中所有的思想理論，都不是從自己心靈中流露出來的，只不過對佛所說經典及大小乘賢聖所造論典，加以語體化而已。話雖這麼說，但畢竟化費了一點時間和絞了一點腦汁，因而也就不自量力的獻醜於我佛教界，尚請諸方大德，不吝惠予指正，

我當誠懇接受！

說實在的，像我印順導師那樣對全體佛法有獨特思想和認識的，不說在同一時代中難以多所發現，就是在長時期中亦是不多見的，因為他老是個學驗豐富，史學修養，皆臻上乘的大善知識，所以見解卓越，智慧超人，不是一般常人所及的！誰不願有像印順導師那樣的獨特思想，清新風格，文筆簡潔，說理細膩，結構嚴密，體系完整，甚至具有新的境界的作品？但因自己的智力不夠，那亦是無可如何的。我深知自己的智力太差，學力有限，當然不能寫出有思想有理論有體系的論書，只好就自己能力所能做得到的，寫些通俗的經論註釋，以方便接引初心學佛者。

同時我得說明的，就是我所講記的各個經論，雖說亦有依於古德註疏，但大多數還是依於太虛大師及印順導師這條思想路線的。二位大師所走的佛法路線是很寬廣的，我沿著這條思想路線走時，雖說非常的小心謹慎，但是歪曲了或所不免，是以如有說得違背這條思想路線，自然要我自己負責，不能說二大師的思想就是這樣。二大師的思想無所不包，不是我這淺智者所能測其萬一，是以不說自己沒有獨特的思想，就是弘揚二大師的廣博思想，亦不是我的智力所能做得到的。二大師的佛法思想非常寬容，只要是不違正法的，就是敵體相反的思想亦不予以排斥！

當我整理了全集以後，導師老人及本道、優曇二長老並超塵、隆根二法師，很慈悲的立刻發起倡議出版《諦觀全集》，且公推導師老人撰述緣起，發表於《菩提樹》及《南洋佛教》。這種愛護的慈悲心，使我深受感動以外，唯有多作佛化事業，以報答導師及諸長老、法師，其他我還能說什麼？自緣起發表後，海內外都有反應，而且相當的熱烈，不能不使我深深的感到意外。由此亦可明白的看出，一個人真誠為法，時間不是白費的，腦汁不是白絞的，精神不是白花的，因而更增加我為法為人的勇氣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報答三寶及師友的恩德！

出版這樣一部大書，印費固然是一大問題，校對更加是一大問題，亦即人才比錢財還要來得困難。當時導師老人在星，曾經特別談到這點。老人對

我慈悲，真是恩深似海，立即慈悲的說：「關於校對方面人選，在此不能為你決定，回臺代為徵求過去校對《妙雲集》的四人，看看她們能否發心，再作最後決定，如果她們發心，食住在我靜室，自是不成問題」。老人回寶島後，很快傳來佳音，說已徵得四人同意，願發心為全集負責校對，你可將部份稿件設法寄來。老人這種慈悲真實的精神，怎不使我感動得流下歡喜之淚！

得到這個令人興奮的消息，立將部份稿件寄臺。全集文字，多數在各佛刊發表過的，亦有以專書而印行的，現為統一起見，一切從頭排印。這是全集出版最大最勝的因緣，如不是導師老人的慈悲，怎會有這全集的問世？是以我在這裏，首向慈悲導師，從心靈的深處，致最萬二分的誠摯謝意！因老人不特為全集徵求到校對者發心，而且成就校對者的食住，甚至還為全集設計，從旁指導校對事宜，或有疑問及不明白處，亦隨時請示導師解決，所謂師恩難報，真是一點不錯！因而我想在我這一生中，能得這樣一位慈悲師長，亦可說是大幸而不空過此生了！

優曇、本道二老，超塵、隆根二師，對此全集，不特發心發起，而且多所助力，真是功德難思，自亦是我所當熱切感謝的！寬嚴仁者對此集的出版，亦可說是盡了她的最大努力，從多方面協助此一大業的推行，甚至特地飛去臺灣，處理所需要處理的事宜，可以想見她是怎樣的熱心，同時不能不說是極為難得的，相信她的福慧會因此而增長的。還有朱斐居士代為接洽印刷廠及助購印書紙，並諸臺、星、港、菲僧俗大德，全力推動全集的出版，特別是像慧中、賜曲居士等，都是我當在此一併致謝的！假使沒有這麼多的有力善緣，全集出版必然會成為問題的！

最後復承導師老人慈悲賜序，張齡、鄭壽彭二居士亦惠嘉序，使全集增色不少，當然亦是我所要感謝的！不過二居士在序文中，對本人的過譽，實在愧不敢當！末了，我要致以誠摯謝意的，自是性瀅、心如、慧潤、依道四師的發心校對。校對一事，看來是很簡單，做來實在不易，過去我和續明法師在港校對《太虛大師全書》，深知個中滋味，如沒有相當的耐心毅力，不能負起這樣艱巨的任務。四師對於校對，盡心盡力而為，可謂克盡厥職，實

屬極為難得，是以我對四師應該給予高度的讚美，讚美她們認真不苟的精神，讚美她們不怕工作的單調！

佛在經中一再告訴我們：諸法皆是眾緣成的，本於這一不變原理，全集出版自不例外，如果說有什麼不同，只不過是主要條件與次要條件而已。所以對於如上大德致深謝意外，對諸出大心力財力而且願作無相財施力施的，同樣要致以深切謝意，並祝諸位深入法海福慧增長！

（中華民國六十六 佛曆二五二一）年歲次丁巳夏曆六月十八日 敬序於新加坡靈峰般若講堂二樓善住室